

屹立的群峰

立高著



屹 立 的 羣 峯

第 二 部

立 高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八 年 · 北 京

第 二 部

冬 去 春 来

目 次

第一章	馬蹄表的声音	428
第二章	迟迟的进攻	435
第三章	新的謎	448
第四章	战士的呼声	457
第五章	奇怪的坦克	469
第六章	休戚相关	478
第七章	楊胖子	490
第八章	在陡崖峭壁面前	505
第九章	和平的歌声	518
第十章	沉重的打击	533
第十一章	生死关头	544
第十二章	喜信兒	561
第十三章	新家庭	574
第十四章	神人	587
第十五章	老机槍射手的苦悶	602
第十六章	一种更艰巨的战斗	614
第十七章	到处有參謀长	626
第十八章	我宁願死	634

第十九章	这样的保险地.....	648
第二十章	迎头赶上.....	662
第二十一章	袁国恩回家.....	674
第二十二章	一封迟到的信.....	687
第二十三章	四海为家.....	700
第二十四章	禁区里的秘密.....	711
第二十五章	要前功尽弃吗?	722
第二十六章	光荣弹.....	737
第二十七章	小韩的召唤.....	749
第二十八章	仅仅是开始.....	758

第一章 馬蹄表的声音

夜漸漸深了。不知什么时候刮起了大風。那風猛烈地奔馳着，像是牛嚎，又像是海嘯。山林起伏，整个山野好像都在搖动，把那些樺树、柞树、楓树、橡子树、白楊树……的叶子搖落，和着沙石一塊裹走。只有茂密的松柏保持着原来的面貌，在黑暗里結成一道長城，抵抗着凶暴的狂風。風的吼叫，松林的呼号盖过了炮声。冬季突然在朝鮮降臨了。

战士們在突然到来的寒流下，在沙石飞揚的山野里进行着更加緊張的工作。他們或者揮动着鍬鎬挖修工事，或者背負着粮彈前后奔跑，身上的几層单衣都被汗水裊得湿透。可是只要一停下手脚来，就止不住打起寒顫来，觉得冷風刺骨。

翟逸林坐在团部石洞的木板桌前，紧紧鎖着眉头，听着洞外呼号的風声，心情撩乱不堪，他在犹豫是不是把这个情况立时通知孙志明。不，稍微冷靜一下，想出一个应付的方案来，再和他进行研究吧。“必須調配兵力重新布署！”他首先这样肯定地想。“其次，要迅速解决炮兵使用和步炮聯絡的問題。”

可是，关于調整兵力的問題，他左思右想总是得不出答案。因為他們沒有一点机动兵力了，挖东补西，哪里都覺不足。

“……要迅速研究解决办法，准备迎接敌人更加大規模的进

攻！”李师长的話，好像又在他耳边响，他站起身，在洞子里走动起来了。

这是怎样的情报啊！敌人的总攻刚刚被粉碎，他那刚刚松弛下来的心情，又紧张到了极点。二十多天的苦战，他们付出了难于估量的代价——丧失了二分之一的战斗力，但终于取得了胜利，而且，敌人的所谓“总攻”，也被彻底击退了。他们已经查明，敌人动用了所有的预备队。这就是说，敌人的攻势已经接近破产的境地。可是李师长刚才突然打电话来，说人民军得到紧急情报，整个战场上的敌军调动频繁，他们正面又调来了新的敌军，数量相当大，番号还没有查清。……

“孙志明那里，无论如何要增加力量！”他停住脚，又坐下来俯在桌上。是不是把团部仅有的这个连拿上去？但是他摇了摇头，否定了这个想法，因为敌人万一从公路上随坦克突进来，那是太危险了。难道真的摆“空城计”吗？不能这样冒险呀！……

风呜呜地从洞口吹过，沿路撒下乒乓的沙石，他扭转头望着洞口，一股冷风灌了进来。忽然他想到棉衣还没有运来，不由又是一阵暗暗焦急：战士们会冻坏的。……可是他顾不得再去想这些，又把思路拉了回来：是不是从李建涛那里抽一个连给孙志明？……在两个小时以前，李建涛曾在电话上提起过。他说他们那里伤亡比较小些，又不是敌人的攻击重点，他们有充分把握和信心守住现有阵地，只是担心孙志明这边，问是不是抽一部分预备队给孙志明……霍逸林当时回答说，现在还没有必要。这会想来，倒也是一个办法，集中力量应付敌人的攻击重点。可是他想了想，又否定了这个计划。李建涛的力量同样十分薄弱，如若敌人把矛头转向他那里，一切将要措手不及的。

唯一的办法，是請求师部增調新的力量。可是，李师长剛才却只字未提。上級是否看到这种情况呢？又是怎样想法呢？……不管怎样，他决定了向上級提出請求。部队打得太苦了！不能把骨干全部消耗掉啊！将来补充了新兵，由誰去帶領呢？还怎么接受战斗任务呢？……他走到电话机旁，打算立时打电话給孙志明。可是他把手按在电话机上，却并未立时搖动机子。他在想孙志明将会怎样表示。他一定会这么說：“既然如此上报了我們的情况，上級沒有提增加部队，那只有組織現有力量作战！”他深知他的伙伴，一向是不允許向上級訴苦的。但是……

桌上的馬蹄表軋軋地响着，那种針像箭似地飞跑。他恨不得用手按住它。他感到时间的可貴和可怕。定睛看，已經是夜十二点鐘。要立时決定！要和敌人，也要和时间竞赛！

他正要动手搖动电话机，电鈴却搶先响起来。拿起送話器，对面响起了李建濤那宏亮的声音：

“是老霍嗎？哈，怎么決定了？”他突如其来地問。

他总是这样的高兴。霍逸林問他指什么事情。李建濤道：

“敌人不是增加了新部队嗎？老兄！我真生你的气了！已經有两个地方通知了我，你却老是悶声不响！在向我保密嗎？哈哈！真有你的——沉得住气！”

霍逸林奇怪道：“你已經知道了！哈，老李呀，你总是这样未卜先知，神通广大！这样快，啊？”

李建濤大笑了起來，道：“老兄，你当还是打游击的时候，只靠两条腿，消息总是那样閉塞；不要忘了这是原子时代呀！”他笑着告訴霍逸林，友邻人民軍早已通知了他。此外，他剛才向师炮兵主任老秦討教，也告訴了他这个消息。

：“怎样？和老秦研究出个头緒嗎？”霍逸林想到炮火使用間

題問道。“同志啊，炮兵起了不小的作用，但下面仍对炮火使用提了不少意見呀！”

“是啊。所以……老翟，應該承認，我們的炮兵技術沒有敵人熟練，但主要是指揮問題。要解決觀察聯絡問題。團和營觀察不確切，連隊觀察到了，可是報告的不確切，因此喪失了許多時機，使炮兵不能起應有的作用。應該把射擊編號圖發到連里，讓他們按編號圖報告敵人運動的位置。”

翟逸林心里很欽佩這個大鬍子青年人，你無論把他放在什麼地方，他就會在什麼地方生長。他總是笑咪咪地眨着眼睛，觀察着，詢問着，琢磨着什麼。當他遇到不能解決的問題時，就會去和下級研究，一直問到戰士；如果仍不能解決，他就向上討教了。他可以為一個不大的問題去請教師里、軍里那些相熟的人。好像他腦子里總裝着幾個疑難問題，一有機會就會拿出來相問：某某同志，你看這個問題怎樣，那個問題又是怎樣？直到徹底弄明白才肯罷休的。

“好啊老李，我們馬上照辦！”翟逸林興奮地說。

“老翟呀，老孫的教訓太寶貴了！萬萬大意不得。戰士們說，敵人的總攻被粉碎了——敵人是秋後的螞蚱沒多大蹬躡勁啦！可是沒料到，攻勢延續了這樣久，老鼠拉木锨，大頭還在後邊呢！我想了半天，還是把警衛連拿給老孫。……”他又重申了理由。這次的口氣是很肯定的了。

翟逸林很感激他。他不僅關心着自己所守的陣地，而且同樣地關心着整個陣地。翟逸林同意了他的看法，並告訴他，和孫志明研究以後再作最後決定。李建濤催促他快一點，說如若敵人明天就動起手來，那將要措手不及的。……

翟逸林馬上打電話給孫志明。孫志明听了，好一陣沉默。

但他对李建濤建議的看法和霍逸林假設的相同，那就是：如果敌人回师指向李建濤他們，他們怎么办呢？关于請求上級增調力量問題，不出霍逸林所料，他主張堅持到必要时再說。他向霍逸林报告了布署的調整和工事的情况。

“你認為我們能够应付嗎？”霍逸林問。

“老霍，你放心。我已經作了精神准备。你再警告老李一下，叫他不要松勁嘞！这家伙！要抽出一个連！……”

“老孙，李建濤沒有絲毫的輕敌情緒。”

“我曉得的；我是在随时提醒自己。你还没有睡一睡嗎？躺一下吧，老霍，看来，明天敌人是又不会允許我們休息的了。”

霍逸林又和他研究了炮火使用問題。孙志明十分兴奋，連連叫好道：“馬上把編号圖送来！哈，老李快成炮兵专家了！”

霍逸林放下電話，心里沸騰着火一样的热情。他想着孙志明、李建濤这些人，在心里凝聚成一种巨大的力量。他想，也許是自己多慮。刘金玉还没有回来，他立时向參謀处作了傳達、布置，重新回洞里来，决定爭取時間休息一下。可是他睡不着。剛才的問題又回到他脑子里来：我們只憑現有力量，能不能应付呢？要向最困难处着想呵！而且，要保存現有的骨干；現在的每一个战士，都是十分可貴的。可是孙志明不同意現在向上級提出請求。他是怎样想法呢？……不，这不是訴苦，也不是沒有信心的表現，而是要为党負責，为祖國、为战争負責！他觉得孙志明有些过分好强了。……他想着，矛盾着，終于决定不通过孙志明先和上級談一談，于是他擦掉身上的棉大衣坐了起来，毫不犹豫地搖动了電話机。

接電話的是师部朱參謀长。他笑嘻嘻的，好像有什么喜事。霍逸林一面报告，心里琢磨不透。朱參謀长听完他的报告說道：

“〇一早告訴要我檢查一下各團的情況，還沒騰出手來。翟逸林同志，師里決定：一律不增加建制部隊，你們有這種精神準備是很好的。……”并告訴他，軍的預備隊被兵團調走了。

翟逸林疑疑惑惑正想說什麼，一個令人興奮的消息送到了他的耳朵里。朱參謀長說，立即撥給他們兩個連新兵，拂曉以前一定到達前沿。他們是軍部運輸團的，一個個身強力壯，都受過基本軍事訓練。因為汽車部隊增加，師里提議把他們“瓜分”了。

“同志！要懂得愛護他們！要好好進行動員！”朱參謀長最後說。

翟逸林興奮得全身顫抖起來，立時打了電話給孫志明。又打電話給政治主任穆華，叫他準備迎接新兵的工作。最後通知參謀處馬上派人去接新兵。三百多人！雖然是新兵，但這是一支怎樣的力氣啊！正打電話，醫生悄悄走進來站在了一邊。打完電話，他問醫生有什麼事。

醫生走近桌邊，沉了一下，小聲道：“二號，我不知道是否該向您談一下，……五號的傷口，有些發炎。這裡醫治條件差，弄不好……恐怕要殘廢……”

“有這樣嚴重嗎？”翟逸林不覺一驚。“他什麼時候回來的？現在在哪？”

“他還沒有回來，剛才在衛生所換了藥。二號，”醫生壓低聲音躡躡着。“您……最好別說是我講的。五號今天的气色又有些不大好。……”

翟逸林又問了一下劉金玉的傷情，讓他去了。

翟逸林坐下來，一時決不定怎麼辦。在劉金玉從一營負傷回來的時候，醫生就曾經談過他的傷勢。翟逸林當時要他回後方去治療，劉金玉斷然拒絕了。這些天，劉金玉東跑西顛的，毫

沒有發現他有什么痛苦的表现，敌人总攻那天，他又被彈片擦伤了肩头，的确只是穿皮伤，他因为取得了胜利，心情是那么愉快，霍逸林也就沒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现在听医生这样一讲，他的心里又惊异又矛盾：孙志明、李建濤都在前面，家里只有他和刘金玉，工作是如此杂乱、繁重，他离开了，工作怎么办？想到刘金玉这些天日以繼夜地奔跑，不仅抓紧了参謀处各股的工作，而且对每一个困难关节，比如供应运输、通訊联络、炮兵问题……都亲自去組織、解决，使整个参謀工作有了显著的改进，霍逸林甚而感到有些离不开他了。……但是，他终于决定要刘金玉到后方去。他側过头望望刘金玉的床鋪，不禁产生了一种孤单的感觉。在刘金玉拒絕休养之后，是霍逸林要他搬来住的，因为这个洞子比較坚固，更重要的是便于一起商决问题。可是现在又要剩他一个人了。孙志明、李建濤下伸到营里去是必要的，但工作起来却遇到許多不便。是不是要孙志明回来呢？……他又想到孙志明的身体。他了解每一个人的长处和短处，也关心着每一个人。这当然不只因为他是政治委員，而主要是因为他的心性如此。随时关心每一个人，已經成了他的習慣。

又过了一会，刘金玉回来了。手里仍提着一根小棍兒，动作仍是那么匆匆忙忙的样子。

“回来了？”霍逸林随口問道。

“回来了。唉！”他随口应着，重重嘆了一口气，扔下小棍兒，脫掉披在肩上的大衣，摘了帽子走过来。霍逸林在灯光下見他一臉气恼愁苦的样子。但是可以看出，这和他的伤势毫無关系，一定又有什么事情發生了。

霍逸林把新的情况告訴他。他剛从参謀处来，一切都知道了。敌人增兵的消息，並沒有引起他的惊异，补来新兵的事，

也沒有使他兴奋，这在霍逸林看来是有些异乎寻常的。

“政委，……唉！这，是不是……我觉得……”刘金玉顛三倒四地，不知要说什么。

霍逸林望着他那吞吞吐吐满腹心事的神气。伤疤扯歪了他的嘴角，两只不大的眼睛燃烧着，紧紧地撑着眉头。

“刘金玉，你的伤怎么样？”霍逸林問。

刘金玉詫异地猛轉过头来，不明白地睜大眼睛。

“不要硬撑，还是到后方去。”霍逸林用劝慰的口气繼續說。

“不要任性，哈哈，你干么那样看着我？嗯？”

“政委！你以为我是因为伤口支持不了嗎？我……我！……”

“不，也許你能支持，但不要勉强。”

“政委！嘿！政委！……”他使劲搖着头，好像有什么难于出口的話。頓了一刻，又放低了声音叫了一声“政委”，說道：“你这会兒干嗎提起我的伤？我……想和你談一談，談一談……关于我的問題。”

霍逸林微笑了起来：“談你的什么問題？”

刘金玉觉得霍逸林是他的老首长，对他是最了解的。在他当营长的时候，霍逸林曾多次和他深談过。有鼓励，但更多的是批評。霍逸林从不放弃原則，可是总能說到人的心坎上，無論你怎样偏激、固执，也不能不心悅誠服。因此人們都信賴他，有什么苦悶、煩惱和委屈时，都想找他談談。当你服从他的时候，并不是因为害怕紀律的約束，而是出于內心的要求，一种力量促使你自觉地去拚命工作。这次他犯了錯誤，霍逸林讓他到后方去他不肯，便决定先留他在团部休养几天。他躺在那个低矮的洞子里，听着日夜的轟炸、炮击声，想着孙志明、李建濤在前方，就像躺在針毡上一样。看看那小小的菜油灯，觉得死气沉沉；那洞

頂的木梁，好像就要塌陷下來。走出洞，太陽也是無精打采的，那山，那樹，都覺得毫無生氣，一切好像都是愁眉不展的樣子。偶爾走過一兩個匆匆忙忙的戰士，在他看來是故意避開他；既不和他打招呼，也不看他一眼。他本想到參謀處問問前面的情況，卻又打消了這個念頭。重新回到洞里，躺在床上，覺得這個小小的洞子就像一個監牢一樣。“我就這樣呆着嗎？”他獨自問着，再也不能忍受了。傍晚，他找了霍逸林去，說他要工作，就是去當排長、班長或者作戰士也可以，只是不再這樣活受罪。說他在这戰鬥的情況下不工作不能生活。如果不信任他，他願意去做運輸兵，向前方送彈藥。并懇切地一再說明他不是賭氣，確是这样想的。霍逸林和他整整談了有三個小時。劉金玉點着頭，深深回憶了自己的錯誤，承認是對敵人認識和估計不足，因而違抗了命令。但是，霍逸林尖銳地指責了他錯誤的根源：驕傲自滿和個人英雄主義的思想。“好吧，你既然不願意休息，那就要把參謀處的工作搞好！”霍逸林最後這樣說。他好像釋了綁一樣，忘記了傷口的痛苦，渾身又充滿了力量。他不遺余力地開始工作了。然而，他並沒有因為犯了錯誤，脾氣有所收斂，在那些股長、參謀們看來，甚而是變本加厲了。一個個都暗暗搖頭。但他什麼也不顧。當天晚上，他把後勤主任叫來，狠狠地指責了一通，竟使他哭了起來。可是劉金玉仍氣狠狠地說：“你還有什麼好哭的！老實告訴你，今後再這樣是不行的！不要以為我犯了錯誤，你就可以推掉責任！我對我的錯誤負責，上級給我什麼處分都可以，但是我只要在這里待一天，你就要服從我！”……從那之後，不論是運送任務，或者是各種各樣的統計、戰況彙報、計劃的制定和推行，再沒有拖沓現象了。即便因為客觀情況不能完成，下面也會主動及時地向他請示。然而新的困難總是不斷產生着，比如炮

火問題，虽然部队比前些天滿意了，但仍提出了新的要求。今天，布置完工作，他亲自跑到炮兵部队去联系，誰知却使人这样的不愉快。回来以后，又听到敌人增兵的消息，这使他想到了孙志明和李建濤，心上不由地就又抹上了一層陰影，感到說不出的苦悶。李建濤專門學習过炮兵指揮，他應該留在这里的。孙志明是司令員，难道可以老呆在營里嗎？而且这又是因為自己……一營指揮所遭受襲击时，他曾向霍逸林要求，去換孙志明回来，可是沒有被允許。……

“老霍，我想去換老孙，或者老李回来……”这时，他又悶悶地說。

“为什么？”霍逸林不明白地望着他。

“老李学过炮兵指揮，比較內行一些。老孙應該掌握全面，而且他的身体……”

霍逸林望着刘金玉想，一定是又和炮兵發生了什么糾葛，但是霍逸林說，參謀处的工作离不开，而且，他們也要很快回来的，指揮員老这样分散着不是一个长久之計。……

“我也这么想。可是都回来行嗎？前面多一个人总好一些。”刘金玉思索着道。

“要相信營里的同志們。現在已經不是剛上陣地那时候了；你不覺得嗎？吳大昌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哩。”

霍逸林带着鼓励的口气，望着他微笑着。刘金玉听了，深深地沉到回忆里，想着他所熟悉的人們。同志們的确都有了很大的进步。那天見到吳大昌——他把自己痛痛地罵了一頓：“五号，我真是个傻瓜！懵头哇！不懂得很好地組織火力；不懂得很好地研究敌人的活动規律，还像打运动战时候，照老章程打仗！五号，現在的战争，那样不行了！……”但是，他从那口气，那眼神

看出来，对他怀着深深的爱和关切。这使刘金玉想了好久；他变了。他觉得过去，对许多人的看法是不准确的。比如后勤主任吧，当时不提出意见，却不设法完成任务；齐尚志什么时候都是“是是是”“好好好”，遇到问题，自己不去努力想办法，一古脑儿向上一推！……可是过去却认为这样就是好干部。李迁却迥然不同；但过去……他又想到自己。是啊，后勤主任，齐尚志……有缺点，然而自己呢？——不允许别人提出意见，喜欢下面那种盲目服从。想到和炮兵的关系，他又觉得苦恼。

“政委，有一点我不清楚，我的性子急，什么事都想一下子办到；办不到，就发起急来。我不喜欢人们强调困难。……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应该克服。”

翟逸林道：“那要看为什么发急，和怎样的急法。一般说，雷厉风行，总比疲疲塌塌好些。强调困难的干部，绝不是好干部。但是刘金玉，我们要牢记一点：不要光相信自己，要多听听人家的意见。如果人家的意见是对的，那就应当采纳，不要独断独行；如果意见是错的，那就必须加以纠正，甚而展开斗争，这是不能缩手缩脚的。刘金玉，不要有什么顾虑，该怎样工作，还怎样工作！”

“政委，我没有顾虑。不过，唉！……今天，又和炮兵的常副团长弄僵了。”

“呵，你和他们研究的怎么样？”

“没有什么结果。”刘金玉有些闷闷地说。原来，他到炮兵部队去了以后，便把对炮兵的意见和要求提出来。炮兵同志也有许多意见，说步兵指挥员不懂得各种火炮的性能和威力，只有少数敌人，便要求所有的大炮齐放多少多少炮弹，结果造成很大浪费。还说步兵报告目标不确实，敌人转移了也不通知炮兵等等。

刘金玉听了心里很是气恼，他认为炮兵部队技术差，还不虚心听取意见。因此双方发生了争执，闹得很不愉快。

“政委，老孙一股劲鼓励他们，这会把他们娇纵坏了的！”他又压抑着自己说。

“看，你又来了！”霍逸林摇着头道。“同志，人家是内行呵，难道不应该很好地听听他们的意见吗？”

“可是，我们难道要像他们所说的，去计算什么各类炮弹的浸彻力、散布面吗？我们不是炮兵，我们只知道哪里发现了敌人，下命令，你给我消灭！别的，我们的确不懂！”

“话又说回来了，不懂，就要学。当然，我们不必去学怎样定标尺……这炮手们会解决的。但是，我们必须学会指挥它们；了解它们的性能、特点，尽量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

刘金玉蹙着眉头，吃力地想着什么。这对他是很不习惯的。之后，他又长出了一口气道：“对是对，可通联还是不能一下子那样理想地解决。我们没有飞机观察，现在，想架双线都没有。”

霍逸林把李建涛的建议告诉他。他想了想，这样会好一些，可是还是要解决联络问题才有保证。

“我已经告诉了齐尚志，要他们再去研究研究。”霍逸林告诉他，并叫 he 先去休息一下。但他却站起来了。并且不声不响地披上了大衣，弄了一下吊在脖子上的胳膊，拿起了他的那根小棍儿。

“你又到哪去？”

“到参谋处去。联络问题要解决，要彻底解决。时间不多了。”

“先休息一下，不要搞垮了身体。”

他看看表，戴上帽子，又向洞外走去。霍逸林望着他的背